

城市戀情

一個遊戲一個夢，沒有心碎沒有愁，
愛情的規則我明白，但永遠是……

希代編輯群策劃

●作者排名依文章先後為序●

本書作者：廖輝英／黃凡／苦苓／楊小雲／林黛嫻／
鄭清文／陸玉清／彭樹君／邵嫻／吳淡如／羅英／
詹玫君／郭強生／廖韻芳／陳稼莉／陳凌／今靈／
楊明／李惠娟／蘇風／黃秋芳／楊明璟／溫小平／

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

城市戀情

希代編輯群策劃

定價110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・(02)7135273

(02)7135736・(02)7172226

FAX：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蕭雄淋(北辰著作權事務所)

印刷者：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9416392

中華民國77年7月第1版第1刷

中華民國79年7月第1版第9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0017944-1(希代書版)

〈本書不可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〉

現代人的愛情觀
是什麼？

死生相許的戀情
小女兒般的純情
還是，

一場遊戲一個夢

城市戀情

——出版緣起

在經濟掛帥的八〇年代裏，霓虹燈火取代了舊有的淳樸社會，我們顯然已經習慣用「冷漠、孤寂」作為都市人的代名詞。然而，我們不禁要懷疑，在喧囂的背後，人們的感情生活是什麼樣的面目呢？還會有著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」，這般驚心動魄、生死不渝的愛情故事嗎？還是早已轉變成「露水鴛鴦」式的短暫緣分？

爲了深入現代人的真實心靈，我們著手「城市戀情」的編排，期望透過文學創作者的敏銳心靈，呈現給您這個流變奇速的時代裏，形形色色的愛情人生觀——我們相信，無論社會型態如何轉變，然而，愛情卻是人類生命的共同語言，文學的永恆題材。因而出這本書的意義，也就非比尋常了。因爲它涵括了我們對社會及文學的關懷，以及一個出版者的真誠理念。

自然，在選錄這本書時，我們態度的嚴謹是難以言喻的。爲了避免選錄的範圍過於狹隘，我們取材的作品，內容從校園的愛情故事到尖銳的外遇問題，兼顧了古典與社會性的題材，以求讓這些愛情小小說集各家之精華，展現出偌大的廊廡。

以黃凡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而言：男女主角被作者安排在二十七層樓的大廈頂層相遇，二個企圖自殺的人，在這個遠離人羣的地方發生感情，而後決意重新去面對嶄新的自己。男主角說那頂層是「一個最靠近天堂的地方」，不僅意味著愛情是人類在文明中的唯一救贖，也象徵著唯有暫且逃離喧嘩，生活才有天堂可言。這段架構在高度文明產物的戀情，不僅涵括了作者對都市生活的批評，更是對現今愛情本質的探討。

而廖輝英「一些錯誤的情節」，則更顯露出在女性主義逐漸擡頭的現代社會，隨著女性生活空間不斷地擴展，中國古老的愛情觀也隨之改變，即而發展出一種都市型態的愛情生活。

這些作品中所傳達的理念，正是我們選編「城市戀情」的代言——城市生活與愛情併兼的小小說選集。

其他各篇自然也都有其灼灼華彩，就等著您一一去品味個中的奧秘了！

目 錄

● 一些錯誤的情節	廖輝英	二
● 置之死地而後生	黃凡	元
● 天生一對	苦苓	三
● 老天的安排	楊小雲	元
● 合約	林黛嫻	五
● 水族箱	鄭清文	五
● 謝謝你姓花	陸玉清	充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● 星期日早晨的電話 | 彭樹君 | 七 |
| ● 容 顏 | 邵 憫 | 七 |
| ● 美麗的凋謝 | 吳淡如 | 五 |
| ● 走過憂鬱 | 羅 英 | 一五 |
| ● 情深緣淺 | 詹玫君 | 二 |
| ● 結 果 | 郭強生 | 三 |
| ● 無刺的玫瑰 | 廖韻芳 | 一九 |
| ● 輸 贏 | 陳稼莉 | 一三 |
| ● 遲 | 陳 凌 | 一四 |
| ● 兩段情 | 今 璽 | 一五 |
| ● 如果沒有風 | 楊 明 | 一六 |
| ● 城市戀情 | 李惠娟 | 一七 |
| ● 丈夫的明星照 | 蘇 風 | 一八 |

● 幸福婚姻
● 落髮
● 獵艷

黃秋芳 一八五
楊明環 一九三
溫小平 一九九

一些錯誤的情節

廖輝英

初識的時候，除了青春和無邪，她簡直一無所有。

大學畢業半年多，一直在求職的無業狀態中浮沈，直到他展開追求攻勢時，她才剛剛擠進一家小型雜誌社當助理編輯。

他做的是郵購飾品的生意，每個月固定在那本女性刊物上刊個全頁的彩色廣告賣東西。雖然不是大廣告客戶，廣告價格又被他殺到定價的二分之一，而且他的廣告月月隨所賣產品不同而更改製作，相當繁瑣又容易出錯，本質上不是一個頂受歡迎的。可是，不管淡、旺季

，他每月固定刊一頁彩色廣告，倒有填版面之功，所以日久天長，公司老闆自然也將之列爲上賓了。

她對他的印象非常淡漠，可以說，強不過一個陌生客。偶然見那人戴著黑框眼鏡，蹙著雙眉坐在會客室中，特別有一種強鄰壓境的感覺；尤其是看到廣告部的A E，對他又是奉茶又是哈腰的，更覺那人的倨傲氣焰不可一世。

終於也輪到她伺候那人了。

耶誕是大節日，尤其對他的郵購生意。他要換一張純感性訴求的廣告稿，主編「推薦」她這個新手去當差。

他們在會客室溝通了十分鐘，然後她花了一個小時寫好那篇廣告稿。他方方略長的臉綻開了一絲笑容，不知是稱許還是嘲諷：

「方小姐真是立等可取啊。」

方荷故意站在他桌邊「立等」，嘴上帶著強迫：

「李先生瞧瞧，不滿意的地方我馬上改。」

方荷其實對自己文筆相當自負，她所以那樣說，無非是不想讓李之堯慢慢瞧、慢慢改。

對於他那種年紀不大、資產不貲的人，旁人加意伺候，未免太寬待他了。

那李之堯果然全神貫注的讀著那篇廣告稿，也許是錯覺，方荷覺著他頗爲動容。結果，那篇廣告稿就那樣輕易通過了。

兩天以後的週末，方荷在自家客廳看報，附近花店送來一簇黃色大菊花，送花的小女孩遞給她一張小卡片。方荷打開一看，居然是李之堯署名送的，他人在巷口，要求一見。

方荷毫不猶豫便回絕了：

「告訴那送花的先生，方荷不在——花，要不要也帶走？」

十二朵黃菊花，纏著紅白緞帶癱在茶几上。什麼人送什麼花，居然送的是黃菊！方荷靜靜睨著那一叢黃，覺得真糟踢了自己那一片粉紅的少女情懷。

一個小時不到，那十二朵黃菊，原封不動進了垃圾筒。倒不是因爲方媽媽危言聳聽的警告「這輩子受人花朵，下輩子欠人花債」；若有那叫人動心的，不管是花是人，拚著欠人情債，倒要留它一留。可惜是那樣一個不知如何和他談心相愛的男人——

然而，李之堯仍舊攪亂了方荷一方心池。他自顧自做了許多令人心慌的事：寫信、跟踪、堂而皇之到公司找人……那種霸氣而過度自信的人，追起女人也是不顧他人風言風語的。

倒是暴風圈中的方荷，有時不得不收斂自己的矜持，用妥協來減少別人側目的眼光。

事情就在那種半推半就與不知不覺中進入情況。李之堯在臺北的時候，方荷便習慣他接送的日子，也隱忍了他許多生活的癖性。

李之堯斷不是「媽媽的兒子」那一型的男人，但他顯然對他半生辛勞的媽過度崇拜。他和方荷上館子，每一次一定用衛生紙，當著服務生的面將碗、盤、匙、筷仔細擦拭一遍，他也知道，真有什麼傳染病，那樣皮相的擦拭實在一點也不管用。但他次次如此，彷彿只是標榜他的潔癖與尊貴。他對每一道上來的菜，從刀法到火候，無一不曾批評，而最後總是以「我媽做的，真是沒話說。」

李之堯口中的李媽媽，針線女紅一定也相當不賴，聽說連旗袍都能裁剪。至於家中的枕套、窗簾、桌巾等等，無論裁、車、鉤、織，她無一不精。

方荷起先只是平平聽著，交往越久，聽起來益加不安。原因是，李之堯開始在談話中塑造自己未來妻子的形象：除了要乖乖在家做個主婦之外，最好也能像李媽媽一樣賢慧能幹，一生奉獻給家庭、丈夫、子女。

那年，方荷躍昇為編輯主任，並在年底跳槽到另一家規模更大的雜誌去當主編。跳槽之

事，李之堯已明顯表示不以為然；跳槽後的忙碌和加班，又生生減少了他們見面的時間與機會，李之堯更常為此生氣。

然而，方荷渾身散發出來的那股自信、幹勁與愉快，才是使他不安的主因。

他開始批評方荷的工作、同事以及他們報導與訪問的人與事，口氣有時相當惡劣。

方荷最後總是嚴肅的看著他說：

「那是我的工作，你必須尊重。」

李之堯卻說：

「那種工作不值得妳如此的，只是渣滓而已。」

她懶得和他吵架，只覺相處變成負荷，他待她的好，最多只使他們之間成為雞肋。

那之後，李之堯開始給她買衣服，她有副標準衣架，衣服尺寸好買得很。但她實在無法喜歡那些高領、蕾絲的乖乖型公主裝。退回使兩人翻臉，她怕看到那人生起氣來像要斷氣的樣子；可是，束之高閣也使兩人的情勢劍拔弩張。事情發展到今天，似乎他到臺北，便成為她受刑的日子。

初識時她的渾圓，如今已磨製成一個固定的形狀。她開始有了自己的喜惡、自己的選擇

、自己的目標，不管如何，鑽石開始有了自己的光采，誰也擋不住它的。她心中自有丘壑，正是那一型所謂熱中事業的女強人。

而李之堯本質上是孤僻的，除了工廠和事業，他幾乎沒有任何朋友，大學同學，在他口中，幾乎也沒有一個是上道的。有時他和方荷興匆匆要去看電影，到了影院，只要售票口小有人潮，李之堯二話不說，絕對打道回府，理由是「不和那些沒水準的人爲伍」。

方荷現在，只覺得他真是個敗興的人。生活那麼粗糙，再給人時時敗興，日子又算什麼日子？

那年李之堯斥資買了幢華屋，要她去看看。李之堯廠裏有事，預先給了她鑰匙進去。

方荷在屋裏逡巡一周，心裏覺得好笑的是，整幢屋子倒很像是李之堯的人：高潔而無趣。

李之堯不久之後回來，神情愉快的說：

「我停好車，看到屋子亮著燈，覺得高興極了。結婚以後，我就希望妻子守在家裏，弄好晚餐，等我回來。」

方荷把鑰匙遞給他，說：